

續近事紀略

四

リ 5  
7868  
4



門 95  
號 7868  
卷 4

續  
事紀略

征臺畧記

菊池純

石川顯  
書編

高須  
次記



臺灣之地。在支那福建省。泉州府。廈門港之東南。隔海相距。凡四十里許。幅員弗甚廣。南北九十八里。東西。厓不過三十餘里。則一大島耳。島中分為二。西曰西部。東曰東部。西部已屬支那。土地沃饒。物產豐阜。邑里有鬻。港澳有埠。風帆浪舶。日輻湊其間。以貿通有無。東部則反之。言語呀呀。絕弗解文字。弗務耕織。弋飛走。以代衣食。有漂民。愆抵島土。蕃嘯聚。爭掠奪。其衣物。甚則至殺而啗肉。其悍獷。猛暴。不唯虎狼鬼。

續  
近事紀畧卷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昭和 35. 2. 15 購入  
藏書

域。是以西部人相告誡。弗復交通云。先是明天啓初。海徵人顏振泉。據以為海盜。泉州人鄭芝龍亦入其黨。勢益皇張。威震海上。既而振泉死。芝龍降明。又為紅毛所據。濱田兄弟劫而畧之。事在我寬永五年。其後芝龍子鄭森又據之。以奉明正朝。欲圖恢復。傳至其孫克塽。竟降清。實我天和二年也。後又二百餘年。有征臺之役云。初文祿十二年。島津家久伐琉球。悉平之。自是永屬島津氏。世修朝貢。既而際明治維新之會。天皇敕為藩屏。四年十一月。琉球船遇颶海上。漂抵臺灣。琉人為土蕃所殺戮者五十四人。明年

三月。小田縣漂民。又為其所屠戮者四人。琉藩憤恚。具狀以聞。皇帝赫怒。名諸將。敕之曰。臺蕃豺狼。不可不懲也。琉球蕃屏。不可不庇也。曰從道。汝為生蕃事務都督。宜當整朕旅。問罪島夷。母令航海者有後患。曰干城。谷汝為少將。陸軍親兵。汝皆將之。曰則良。松赤汝為海軍少將。艤軍艦。汝皆進退之。僉拜誓首。而陞辭。七年四月十五日。王師三千發品革。舳艫相銜。國旗飄風。十八日有功。大有諸艦。悉抵長崎。權以舊薩邸為蕃地事務局。日議軍事。獨廈門領事。福島九成。後不到。蓋北海丸。名艦為風濤所阻隔也。廿五

續近事紀畧卷

年

日抵崎港。機械盡壞。乃代以有功艦。廿七日。福島九  
成先發。當是時。軍艦匱少。不能悉載。兵欲假艦于外  
人。而外人弗聽。曰。支那之與日本。皆我同盟國耳。擯  
彼而助此。何有於盟哉。事支吾不決。兵士憤懣。乃購  
艦。外人以為已有。議遂決矣。水陸二將率見兵千六  
百。乘日新。孟春。明光。三國。四艦。以五月二日發崎港。  
大隈參議。西鄉都督。莅而送之。既而福島九成抵廈  
門。告事其政府。即開帆。直赴臺灣。泊于社寮港。三日  
水陸兵艦悉達于社寮。乃上布陣。社寮之地。雖無高  
山峻岳。然亦土地平曠。可以耕桑也。因具閱其地俗。

土蕃畧通支那語。亦能解文字。名焉曰熟蕃。而車城  
尤稱殷振。其住山中者。分為十八社。曰牡丹。曰高士  
滑。曰某。曰某。皆屬野蠻。是曰生蕃。而牡丹人種。性尤  
暴悍。常喜鬪爭。有負者則屠而食之。生熟二蕃。每社  
有酋長。令土蕃歲納其貢稅。社寮酋長曰彌亞。先衆  
降附。命為鄉導。令詞其舉動。熟蕃讐服。莫敢復抗者。  
獨生蕃十八社。頑固狡黠。時發小銃。狙擊我不意。我  
兵大困。欲徑搗其巢窟。懼禍及無辜。乃移軍絕生蕃  
通路。十八日遣徵集兵伍長北川某。深入敵地。偵其  
地形。山谷深阻。不復見隻兵。生蕃伏匿。在茂草中。狙

擊殪北川有一卒走而報之我兵大怒欲擊而殲之  
廿一日遣見兵十餘人令彌亞為鄉導生蕃廿餘人  
又潛匿榛莽中鳥銃連射狙擊我兵我兵不動發銃  
於莽斃一人餘皆駭走欲追躡逼之彌亞止之曰佯  
走誘我吾恐其有伏也乃收兵退廿二日質明發薩  
州熊本兵二小隊進擊抵車城入山三里許土蕃壘  
石為壘據險力拒彈丸霰集我兵不得進即分兵繞  
上壘後山俯而射之土蕃狼狽不知計所出薩人奮  
擊短兵接之殺傷過當斬首十二級牡丹社酋長首  
級亦在其中云我軍大捷勒兵而還營先是有一土

蕃日來我營呈媚賣物其狀甚異我兵目攝以為間  
諜欲捕而鞠之土蕃覺之疾走先遁我兵追之矯捷  
如猱遂失其所之至此生擒土蕃一口廉問得其實  
則嚮來吾營賣物者果間諜也即斬以徇于軍是日  
西鄉都督至自長崎泊臺灣近港會支那軍艦二隻  
亦入泊此地遣士官數人來請曰願得見西都督都  
督辭曰公事叢沓願得以明日相見廿三日支那使  
人來踐約因見都督詰我兵航海所自都督告以漂  
民遭害之事使者領旨而去於是都督上陸巡視其  
陣營以龜山為牙營號曰都督府當是時土蕃大敗

擒斬粗盡。皆失其魂魄。爭降軍門者。日饒一日。都督盛陳兵衛。延見降蕃。外嚴武備。而內結信義。號令明白。恩威並行。土蕃悅服。悔其不蚤。請降。箆壺咽路。爭獻牛酒。以犒王師。時方五月。溽暑如燬。兵士大困。事聞朝廷。卽遣外國醫員。以備軍中疾疫。又贈製冰器械。以為消暑計。於是患者則不乏醫藥。渴者則獲嚼冰。兵士感激。不知夏日可畏。未嘗不仰其深仁厚澤也。六月一日。總軍三千。分為三隊。各部署其所向。中軍由石門口。左軍由風港口。右軍由竹社口。三道進擊。旣而霖雨彌月。蜀漏不啻。而我兵不屈。進抵四重。

溪。是地距牙營。厯里許。塗有河流。萬水奔注。勢如激箭。士卒提挈。亂流而渡。一卒為水所漂。欲就極之。不及而溺矣。從是我軍分兵。進至石門山谷。深邃加以霖潦。泥淖沒踝。澗水橫流。土蕃伐木塞路。士卒登頓呼聲相應。或捫葛藤。或攀巖角。草行露宿。具嘗艱苦。屢為土蕃所狙擊。尚能鼓勇而進。所在村落。聞不見一人。乃縱火盡焚之。三日。全軍悉會于牡丹社。西鄉都督與參軍諸將。昏議曰。我聞各地戰爭。土蕃等皆奔村里。而遠潛匿山谷者。所在皆然。時而出沒灌莽。狙擊我兵卒。此非讐服於我。則仇讐我焉耳。我兵忿

怒尾擊索之。彼已去失其所在。忿者益勞而仇者愈夥。今欲盡捕而誅鋤之。此所謂功弗償勞者。恐非謀之臧者也。不如杜彼巢窟。絕彼糧道。雖以倔強之土蕃計。盡術窮安。得不悔非改圖。乞降於軍門邪。衆皆然之。乃寘戍于雙溪風港之諸道。盡杜絕其通路。收軍還龜山。遂為持久之計。峙糧仗設兵營。建病院。脩橋道。大起土木。事聞支那。輿論洶洶。初廈門領事官。福島九成贈書乎福建總督李鶴年曰。去年遣副島大使報告貴國政府曰。我邦近日出師欲問罪土蕃。冀以疆場密邇。毋致騷擾。且萬國貿易臺地者。毋為

土蕃販買兵器。貴國其幸諒之。李鶴年答書曰。臺地區域。原清國所管領。土蕃暴行。或犯國禁。討伐之全權。獨我清國所擅。又何借日本政府之兵力。以問其罪之為哉。書辭頗嫚。都督見不懌曰。曩者副島大使奉使於支那。其大臣毛董二氏答之曰。臺灣東蕃也。在我固為化外之民。其伐與不伐。亦唯貴國所命。貴國其能裁之。言尚在耳。墨尚未乾。而反覆如斯。今奉鳳皇之詔。討鯨鯢之野蠻。獬豸三千。久暴露海外。然而拘外臣之片言。失征討之機會。不獨污衊我國體。併速外人嗤笑。是不可不深慮也。因沈吟久之。而未

得良策也。六月廿一日。日將晡。有軍艦二隻。樹黃龍國旗。破浪入港。泊琅璫灣。一見知為清國軍艦。我兵未詳事由。竊昏議曰。彼若以亡狀擬我。勢非可默止也。彼我討論。迭生葛藤。恐有不測之變。群議紛紛。未知所決也。既夜。軍中猝傳事務局令曰。支那軍艦。晡時入港。遣使求謁都督。都督許諾。約以明日無事。則已。苟有事乎。風波倒起。尋以干戈懸軍深入敵地。危急存亡。有此一舉。雖然亡論。士庶卒隸。凡貫我日本戶籍者。宜當竭盡身力。一死以圖報効也。士卒奮激。軍大振。皆分必死。廿二日。質明。清國州郡副都督某。

及臺灣道憲某。與佛國公使二人。率護身兵若干人。上陸。蓋佛使居間調停之也。我兵洋裝嚴備。邀之。延抵車城客館。既而造牙營。西鄉都督迎而接之。主客揖讓禮畢。而坐定。其東向而羅列者。則為清使四人。其西面而有不可犯之色者。為西鄉都督。而參軍參謀。皆隔席而侍坐焉。清使從容正容曰。今日正使沈葆鎮。宜當來見。不幸有病。現在臺府。其懼遷延曠日也。令僕代理之。足下其諒察之。嚮者僕之赴臺灣。取路上海。會貴國使節。柳原氏赴北京。頃蓋一晌。談及蕃地事。覩縷應答。分手而別。足下其知聞事由乎否。



曰不少知也。清使首肯曰：如然則今有緊要公事在焉。此不可不問而質也。抑貴國出問罪之師，宜當速馳一价，見報知其事由也。弊邦以賦從三軍後，誅暴弭亂，弗復庸累力也。然而莫一言以及之。吾提我兵，莅其疆，貴國既已奏膚功，令僕弗迨事，寶山空手不用師而還，僕何面目復視人乎？言未訖，都督一揖答之曰：其所謂出問罪之師者，去年令副島大使報之貴國總理衙門，此貴國所稔知。今足下當路，豈有不知之之理邪？清使沈思曰：曩者北京發使者，宣布貴國贈書于州郡，僕側聞之矣。當時僕在福州，福州之

於北京，道路遼遠，其相距不唯參商，加焉以山路險惡，非齋十數日糧，所弗能造。此僕今日所以後期而蕪也。都督曰：否，不然也。抑某問罪土蕃，土蕃倔强未迨悉平，是以誓留數月，以至今日。要在剷除荆棘，廓清海氛，為航海衆庶保護幸福於異日焉耳。是某所以鞠窮盡瘁，報國家而足下以某為翫兵，焚功者，某惑滋甚。清使首肯曰：高喻明白，悉有條理。其誓留計事亦不為有害也。雖然臺地提封，亡論都鄙生熟，類皆係敝邦隸屬。至其暴殺琉民，掠奪物產者，則僕雖無似，亦荷方面之寄者，自有處分在。不復累他人手。

也。往復論辯言未半。臺灣道憲卒然問曰。我聞貴國出師欲侵襲我土疆。殺畧我人民。不知信乎否。都督佯為不聞者。弗顧而坐。蓋慮其議論輩出。別生枝蔓也。於是清使示都督。以柳公使與清國政府影簡一通。書辭率申說誅夷土蕃。撫納降附。至其功成而班師。宜當不終日。而開帆之旨。其言叮嚀。可以見其為人也。既而清使又問曰。都督誓留果圖慶幸於將來。不知有何良策邪。願獲真聞其餘論。都督掉頭曰。不須多言。蓋顧方畧何如焉耳。何則。土蕃勦誅。雖率屬平定。其遺類殘族。或潛匿山谷。以收拾餘燼。亦未可

測也。是以至其方畧。則有秘而不易明者也。曰然則尚有不不可不談論者。抑僕率師出。敝邦政府命僕曰。宜速援日本。誅夷土蕃。立奏平定功也。如聞遺蕃未平。尚潛匿山谷。僕亦欲率兵援貴國。都督弗聽。曰。蕃地進退。則兩國重事。非吾輩立談可決。貴國若有所要。何不就吾柳公使謀之。若夫問罪戎事。則某所獨擅。何仰他人鼻息之為哉。反覆論辯。呢呢不決。乃約以再議。清使退歸其客館。廿五日。都督邀清使於牙營。再申前議。論辯竟日。遂不決而罷。延至廿六日。日出而議事。日昃不決。一是一非。各主張其所見。

至其議論激昂。相持不降。則口角沫出。舌端火發。筋  
麤。候直。面目發赤。而至其言論平穩。愈出愈無窮。清  
使恚曰。議論紛紜。竟日弗決。要之貴國所望。欲令航  
海人民。無復後患焉耳。若夫果然。則自今厥後。嚴法  
度。明約束。不令土蕃恣暴逆。有如明鏡。貴國若爲不  
信。請納任子。以表無貳耳。都督弗聽。且謂之曰。貴國  
餌我以任子。以明無貳。我未能信之也。清使曰。何也。  
曰。貴國於是役。其不容信者。不一而足。何則。初我漂  
民。爲土蕃所虐殺。業已經二年矣。貴國恬如不知者。  
而今以討伐爲已任。何其反覆表裏。一至於此耶。一

不可信也。嚮者遣副島大使。謀議蕃地事務也。貴國  
政府。答以化外之蕃民。而今又反之。以悉貴國所管  
轄。何其反覆表裏。一至於此耶。二不可信也。且夫往  
年。琉民爲土蕃所殘害。我政府起問罪師。首報告貴  
國。而貴國讓以報告後期。以致愆師期。何其反覆表  
裏。一至於此耶。三不可信也。夫業已有三不可信。饒  
令貴國固守約束。以禁土蕃暴行。我知其決不可保  
也。故曰。貴國不容信者。不一而足也。清使愧赧。冷汗  
浹背。無怒氣可泄。直顧其舌官。罵之曰。咄。苟以三軍  
將率。接外國使節。加焉以暴言。無乃汝誤譯言邪。何

其輕率乃然邪。都督慰藉曰：是非舌官輩所知也。抑某與貴官議事，反覆論難，不覺衷情發露，以致此唐突。貴官馮怒，不見霽威。今日所議，請姑舍之，亦當卜異日，以申前議耳。清使意釋，都督從容謂清使曰：某不自揣，辱總戎命，冒波濤於萬里，暴露師徒於海外。然而貴國獨專勦誅之功，糜吾財用，勞吾士民，而為貴國闢蕞萊，費用耗損，豈可勝計哉。清使謝曰：如然則得為日本償軍費，乃約以證左。及昏議論初定，一曰：征臺之役，日本軍費，清國政府一切償之。二曰：清國政府嚴制馭臺蕃，要令我漂民無患害。三曰：凡此

約彼我一決，已定之後，日本宜解兵徹軍，毋令隻兵在臺地。盟訖焉。清使謂都督曰：貴國以好意定約束，我亦決不食息壤之言。百方調停，稟之我政府。凡貴國所費軍須，一切算淨，宜當償之耳。都督亦答之曰：貴國果令其言信然，某亦不敢加兵于土蕃，以遲貴國踐約而已。於是議事全結局。清使收軍，遂赴臺府。先是五月廿二日，我軍破土蕃于石門口，土蕃敗衄，獲牡丹社酋長，是以高士滑爾乃射不栗諸蕃寒心破膽，皆棄其家宅，負幼扶老，爭遁山林者，不暇枚舉。厥後全軍大舉，以六月一日，三道進擊，跋涉山谷，悉

焚某巢窟。土蕃震懼。深匿巖穴間。無復出頭者。當是時。我都督府專撫納土蕃降附者。以阻絕生蕃饗道。又禁熟蕃販賣硝藥彈丸。居無幾。牡丹諸蕃潛匿山谷者。糧盡暑劇。疲困弗能自支。悔非改圖來請降于我軍門者。項背相接。於是南臺蕃地悉平。初熟蕃等屢與生蕃鬪。為其所凌轢。是以其耕牧于野外。常挾兵器。以備非常。今者則風俗悉改。田野愈闢。敬老慈幼。艱難相俱。慶弔相恤。皆有賣刀佩犢之槩。無復前日野蠻風。蓋都督規畫臺地。法度約束。頗有可見者。故臺地父老相慶曰。不圖今日復覩耕作熙熙之太

平也。當是時。以我軍久警留臺地。清國大抱疑懼。備軍艦築砲臺。以戒不虞。於是訛言洶洶。或曰。支那政府償軍費于日本。以救燃眉之急。或曰。日本多齎農具。欲以開拓蕃地。其志固非淺小也。其攘而除之。非用兵則決不能也。或曰。日本發大軍。侵襲廈門。諺曰。一犬吠虛。萬犬吠實。都鄙騷擾。皆荷擔而立。至有驚極而絕氣者云。先是駐劄清國全權公使柳原氏奉朝命赴北京。路經上海。與官吏議時事。支吾不決。去抵天津。有大臣李鴻章。以才學聞。鴻章邀公使議事務。公使慮議論牴牾。遷延曠日。以他事答之。不復及。

時事。鴻章望羊束手而別。初朝廷遣副島大使于支那。討論時事。要在全國權懲創土蕃焉耳。而事若扞格不貫。風波倒起。或至用兵。我亦不得不應之。廟議一決。乃令田邊某赴清國傳之公使。以七月十六日發。朝廷以大久保內務卿為辦理大臣。更以八月六日發。東京遂抵長崎。其十六日改駕龍驤艦發崎港。赴支那。九月一日支那七月十一日抵天津。又艤船而發。經內河過通州。遂抵北京。實九月十日也。既而辦理大臣與清國宰相及樞要諸臣反覆應酬。同議國事。未獲要領。至十月議尚未決。辦理竊以謂與其因循曠

日束手無策。孰若先回艦歸東。奏事于朝廷。以議再舉邪。乃以十月九日治裝開帆在近總理衙門大驚。即遣使者來請曰。願得緩歸期。以定約束。乃期以其十五日。於是誓留待期至。及期又復請曰。更緩五日。則為幸亦甚也。延及五日。乃會議決事。議論枘鑿。相背馳弗容。辭色共勵。和議殆將破。公使與辦理度事不集。九月廿六日欲發北京。人心洶洶。事變阻不測。總理乃令英國公使調停之。公使居間周旋甚力。乃以十月三十一日為定約期。此日相會者清國大臣顯官十有餘人。我柳原公使。大久保辦理亦莅焉。連

署盟曰。二國業已結和親。自今其後。毋虐漂民。毋掠土地。毋變法度。毋誅土蕃不告。又盟曰。曩者生蕃橫殺戮貴國漂民。請得輸入金十萬圓。以存養死者妻孥。且夫貴國出師問罪。土蕃脩橋道。設陣營。糜糧耗財。亦當不貲。敢請別出四十萬圓。以備軍須之末。今現輸送十萬金。請幸受而納之。至其餘四十萬圓。貴國撤軍解兵之日。亦當盡數完之耳。支那一圓。則當我日本一圓。五書以表無他。十一月一日。大久保辦理。悉率其僚屬發北京。遂抵臺灣。西鄉都督迎之。其牙營先問支那

事情。辦理具語其事由。且以獲大利。於是辦理與都督相俱。欸晤祝聖壽於無窮。禱寶祚於悠久。因整謹而別。辦理即發龜山懸帆而走。長風萬里。汽船破浪。亡何卒達。實為其十一月廿六日。當是時。無都鄙無遠邇。僉聞大久保辦理凱旋無恙。官吏祝之。朝庶人慶之。市祝砲連發。謹聲如湧。萬竿旗章。紅日飄風。滿街士女觀者如市。百官郊迎。皆賀其無恙。兒童走卒莫不皆識其聲名。三都工於寫真者。至有寫其圖鬻之者云。

野史氏曰。吾嘗讀稗史。中載臺灣近事。頗為詳悉。云

吾兵搗土蕃巢窟。獲一少女。黎面而深目。手足胼胝。言語不通。又不知何人子。西鄉都督延見憫其無佗。令大倉某保護之。遂挈赴東京。又轉托之上田某。某能視養之。教以女紅。迨事成。官賜以絹帛。護送之。其鄉里少女涕泣。深感其高誼。拜謝而去云。抑此末界瑣事。雖不足記。而傳亦可以見國家好生之德。淪浹民心之一斑也。而況以至仁王師討至不仁之野蠻。其崩角誓首。請降軍門者。何足怪哉。

附記

皇國德化所漸。亡論士農商賈。以至碧瞳紅髮人。爭

敵王愾者。亡慮數萬人。亦可以見皇國涵養有素。恩威並行。以度越一世也。今舉其尤彰彰者。以告世之委靡怠惰。墨守故套。毫無生氣者云。其尤可嘉稱者。舊薩州藩士。凡一萬八千人。願不假公費從軍事。於是海內諸縣。爭勤王事者。在高知縣。則舊土藩。七千人。在廣島縣。則舊廣島藩。千八百人。在滋賀縣。則舊彦根藩。八百三十四人。在千葉縣。則舊古河藩。百八十五人。其他併僧侶平民。凡若干人。在熊谷縣。則舊川越藩。併舊高崎藩。百二十九人。及小黌教員。二十三人。在石川縣。則舊金澤。舊大聖寺藩。數百人在。



筑摩縣則舊飯田藩百四十九人在飾磨縣則舊明石藩八十人舊林田藩若干人其他舊宇都宮藩五百人舊庄内藩舊館林藩各若干人在奈良縣則舊郡山藩數百人此舉其大畧耳而在其皇族則為桂宮為靜寬院宮皆減省其費獻以千金在華族則為稻葉正邦在官吏則黑田開拓長官或獻千圓或供萬金大分縣賈人廣瀨某貞藏請省用費以補軍資青森賈人野村某治三郎獻古幣百圓比較方今新貨則十四圓九十錢七厘以充糧仗而予尤嘉歎神奈川縣佛人某誠意云初佛人聞我國有事于支那也慮吾軍須

不貲則欲圖報効於萬一乃奉還每月給貸一半以供軍資書辭悃悃令人自然起敵愾氣也嗟呼自士農工商以至海外諸人僉知節衣食報國恩率皆如此况正士大夫以國家安危自任者一聞其事行豈得不感憤而興起哉吾故畧叙其誠忠大節以身勤王事者以戒世之委靡怠惰毫無氣節者

續近事紀畧 征臺略記 終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跋

吾師三溪菊池先生。東京人也。一旦遭逢時變。東依西托。流寓四方。具嘗艱苦。連年境遇。而每嘗艱苦。文必進一境。每至境遇。著必成一書。先是八九年。前先生在東京。著晴雪樓詩鈔。及魚華集。詩名大噪。既而來寓西京。客歲乃有西京傳新記。及推講義。東京寫真鏡。奇著。皆文章奇拔。

命意新工。於是先生之聲名益藉々。大傳播海內焉。而今又著續通事紀畧若干卷。境遇與著述愈變愈富。其梓而行于世者業已如斯。其既脫稿未述上未者曰讀史戰端。曰南紀名賢錄。曰銷夏雜誌。曰草冠紅照。其他詩文集。皆手自繕寫。整頓。裒然成冊。嗟呼。今他人有此一著書。亦足以博聲名。望張文

軍也。而况於著身如此乎。而先生尚自視歛然。方且讀書窮年。著述自娛。若令先生境遇百變。其著書之富。文章之進。未可測知也。昔者廬陵序梅聖俞詩曰。窮者而後工。予今於先生著亦道焉。

明治九年丙子三月

門下生

矢野述謹識

明治九年四月刻成  
九年三月版權免許

定價金五拾五錢

京都府平民

著者 菊池

純

下京第三區枳殼馬場七條上萬屋町  
四百六十九番地平井孫右衛門同居

京都府平民

出版人 大谷 仁兵衛

下京第五區三條通御幸町西入  
辨慶石町五拾六番地

三府

東京日本橋川瀬石町

村上 勘兵衛

同 通 油 町

水野 慶次郎

大阪北久太郎町四丁目

柳原 喜兵衛

同 心齋橋筋一丁目

松村 九兵衛

京都柳馬場御池下ル

北邨 四郎兵衛

同 三條通寺町西入

杉本 甚助

同 寺町通四條上ル

田中 治兵衛

同 三條通柳馬場東入

辻本 仁兵衛

同 柳馬場三條下ル

辻本 九兵衛

同 三條通寺町西入

細川 清助

書肆

發兌

